

远逝的珍珠城

廖德全

记不清是第几次到珍珠城了。先是别人带我来，再就是我陪别人来，后来我独自一人也来。珍珠城不远，离合浦县城和北海市区都不到30千米，来去很方便。每次来到这里，都会有强烈的心灵震撼。不仅因为这规模宏大的珍珠之城很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更因为这以珠贝残壳堆起的山一样的废墟，它的沉重负载，它的辉煌与罪孽。

白龙珍珠城，历史上也许不怎么出名，知道的人不会很多。但说到“珠还合浦”，知道的人就多了。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记载：“孟尝迁合浦太守，郡不产谷实，而海出珠宝……先时宰守并多贪秽，诡人采取，不知纪极，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。于是行旅不至，贫者饿死于道。尝到官，革易前弊，曾未逾岁，去珠复还。”收录在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的这则《珠还合浦》故事，便发生在这里。在合浦县城，还有一座专门为纪念孟尝而建的还珠亭和一间孟尝祠，还珠亭正门有一联：“孟尝何处去了，珍珠几时回来？”不知是问天还是问地，问古人还是问今人，自问还是问人。反复揣读，只觉得言简而意远，寄托了珠乡百姓对孟尝太守为官清廉的无限眷恋。善良的百姓是爱清官的啊！

每次到来，总是寻寻觅觅，磨磨蹭蹭，总想在这里寻找一种感觉，明了一座城池的兴衰，哪怕是忽忽闪闪的历史回音，星星点点的文明碎片。脚步是沉重的，眼睛是酸涩的，头脑一片空茫，迷乱得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。非常不幸，寻找得到的，只是苍凉与失望。但是，我仍旧要来，一次，又一次，再一次。我的脚步，不由自主地一次次踏上这荒芜的土地，寂寞的废墟。

巍巍珠城今安在？黄鹤一去今不再来！

珍珠城没有了。但珍珠城确实存在过。如今，空余一片废墟，还在对着不远处的浩瀚大海，默默叙说远逝的辉煌和无奈的苍凉。

选择在这里造城，不是明智之举。

国人大都有造城之癖，似乎造了城就有了政绩，就有了自己一城之家国天下。像那帮子梁山好汉，本来干的是打家劫舍的营生，啸聚山林，江湖行踪，却也要

把个水浒山寨拾掇得像座城，建城墙，盖城楼，还设有忠义堂、聚义厅等，煞像回事，摆开一副圈地自大、长治久安的架势。在中国，有人的地方就得有城。没有方方正正、巍巍峨峨的一座城，哪算什么好地方？算什么政绩？有什么历史文化？

白龙这个地方，既没有名山倚靠，也没有秀水萦绕，造不出小桥流水，看不到奇峰俊秀，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。很难想象，举世难觅其双的珍珠城就建在这里。平缓的山坡，前面不远就是大海，根本说不上风景或者风水。我问同行的朋友古珠池在哪。朋友举手一指：那边。放眼看去，大海茫茫，不知所在。把一座孤城建在这里，把酒临风，看日出日落、浪卷白云倒也不错，别有点自然风光，滨海情趣，但长期生活工作在这里，是会寂寞的。那时交通闭塞，科学技术不发达，人也不像现在这样会玩，夜半阑珊除了看星星点灯、渔火明灭，不会再有什么好去处。来了情绪想去卡拉OK一曲也不成，更别想去桑拿按摩闹个周身通泰了。猜想，多半是军事建制，至少也是半军事建制，条件是很艰苦的。

但这里有珍珠，有闻名遐迩的合浦珍珠！

放眼珍珠城下的这片海域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有其非同一般的地方。这里，海阔浪平，潮流畅通，咸淡适度，扁藻之类饵料甚多，正适合珠贝的生长繁殖。所产珍珠，得日月之光华，海天之精髓，洁白晶莹，结实凝重，浑圆生辉，以质优色丽而闻名于世。有一种夜明珠，通体皎洁，银光闪闪，晚上放在书页上，珠旁字迹依稀可辨。这种珠我无缘得见，但我相信是真的。因为，“夜明珠”一说，始终不绝于书载口传。就是现时人工养殖的合浦珍珠，熠熠生辉者也并不少见。所谓珠光宝气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还有一种转盘珠，珠体浑圆光滑，放进盘中会一个劲地滴溜溜打转，甚是奇妙。珍珠作为海中珍宝，可入药，也可作饰物，据说当年慈禧太后凤冠上的那颗明珠，就产自白龙珠池。清顺治年间，官府收购珍珠，是用昂贵的貂皮来折算的，重八分的一颗上等珍珠，可折貂皮80张。80张貂皮啊！珠宝无价，可见一斑。

有珍珠就有采珠人，这里就热闹了。

史载，白龙珍珠城建于明洪武七年（1374年），原城为长方形，南北长320

米，东西宽 233 米，周长 1107 米，分东、南、西 3 个城门，城基有 6 米之厚，城墙内外两侧，均以条石为脚，以砖为墙，中心以一层黄土夹一层珍珠贝壳层层夯实构筑而成。城门之上还有城楼，以监视海上及城内外动静。粗算一下，整座珍珠城占地也就 100 余亩吧，按现在的水准，一个什么开发区、什么重点项目，动辄就是数千上万亩，作为一座城的面积就有点小家子气了。但城内设置却不马虎，有采珠太监公馆、珠场司巡检及盐场大使衙门，设专官、内监，并驻水师镇守，监管珍珠生产。从机构设置上看，既有军政合一的特点，似乎还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。城里建有一座宁海寺，不远处还有一座西海庙，在这一荒僻海湾，便有了悠悠远播的暮鼓晨钟。

采珠业起于何时，已不可考。我查阅有关地方史志、野史杂录，看到过当年的采珠记录，某年采珠多少，某年采珠又多少，年代、产量都记得非常清楚。但这只是官方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，民间的、零星的，已无从查考。唐代诗人王建的《海人谣》写道：“海人无家海里住，采珠役像为岁赋。恶波横天山寨路，未央宫中常满库。”这说明，至少在唐代，以珠为贡、大规模强迫珠民采珠已经盛行。

别小看了到现在还不怎么发达的合浦，其县城至今也只是一个镇的规模，但远在西汉时期，合浦就是一方郡守所在，疆域还挺大，不下于现在半个广东省的地盘，现在的合浦、北海人还常常以此为荣。当然，作为具有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合浦历史的源头仅追溯到西汉，仅有汉瓦而不见秦砖，历史似乎久远不到哪里去。然而，合浦远离中原，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山高皇帝远，以当时的交通、通信条件及经济、军事、政治、文化辐射能力而论的开发利用价值，高层统治者是很难顾及的。

当年的统治者，要开发和统治这里，置之于股掌，原因也许很多，有他的军事实力，有他一统天下的雄才与狂想，但我觉得，最直接的理由不外乎两条：一是这里出海通道便捷，被辟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；二是这里盛产南珠，这宝贝儿太诱人了。合浦县城附近地下，不仅存有多座古汉墓及其产于内陆和番邦的大量随葬品，其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盛况依稀可见；还有白龙

珍珠城几十亩深达3米余厚的珠贝残骸，可远窥当年采珠业的红火轰烈。我以为，这漠漠盈野的汉墓群和堆积如山的珍珠残贝，便是合浦历史文化的双重积淀。所以，合浦在汉代始设郡置县极盛一时，辖地之广、物产之丰、人丁之旺确也是合浦很了不起的历史之幸。

合浦，注定与南珠有不解之缘。

珍珠城建起来了，却害苦了这一方珠民。

据《明史》和《明会要》记载，仅明代的几次采珠，就数达万两（司码秤）之巨，其中明弘治十二年（1499年）的一次采珠就达28000两。官吏逼迫珠民采珠，往往是用缆绳缚住身体，坠以石头，沉下深海，捞贝作业。《庶物类纂·廉州志》记载：“合浦县中，有杨梅青婴之池，昼人每以长绳系腰，携篮入水，拾蚌入篮，即振绳令舟人急取之。”因水深不易浮起，采珠人常被恶鱼所伤，也有的因不能及时浮出水面而气绝身亡。仅明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的一次采珠，就死去600余人。

站在珍珠城废墟前放目远眺，似乎仍可看到茫茫大海上珠民乘一竹筏在波涛中漂流翻卷，时出时没、时隐时现。或许，也是这样的天蓝蓝，水碧碧，风和日丽，晴空万里，但他们经历的却是毫无诗意的采珠之旅。珠民们赤裸着乌黑发亮的身体，腰间系一条长绳，身后背一个竹篓，一个接一个痛苦地翻身入海，寻找珠贝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下海的珠民嘴上还有一物封住——但那绝不是现代或者其他任何意义上的给氧设置，而是防止珠民把珠吞到肚里的“口罩”。我曾见到渔民用鱼鹰捕鱼，为防止鱼鹰偷吃，便在鱼鹰的脖子上设一项圈，捕到稍大的鱼吞咽不下只能乖乖地送上小船，而渔民也会给它一条可以下咽的小鱼作为奖励。相比较之下，珠民还不如鱼鹰。当然，后来社会进步了，科技发达了，由一种珠耙在船上作业，船行耙走，绞耙取蚌，珠民不用潜入深海；但即便如此，小船也时常为风浪所没，船覆人亡的悲剧还是经常发生。

如果说唐代的王建有到过北海，甚至连南方海湾也没见到过，前面提到的他的那首《海人谣》，完全是诗人雄阔无边的想象杰作，那么，明代林兆珂的《采珠行》就非常真实了。这位林兆珂是福建莆田进士、明嘉靖年间两广总督林富之

孙，明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任廉州知府，其诗所描绘的就是他的所见所闻。他写道：“骊龙惊徙蛟人愁，冯夷海若声啾啾……大清明月薄蟾蜍，诏书南下大征珠……倏忽狂飙吹浪起，舵折帆摧舟欲圯。哀哀呼天天不闻，十万壮丁半生死。死者常葬鱼腹间，生者无语摧心肝……蛟鳄磨牙竞相向，积血化为海水丹。”多么凄惨的一幅海上搏命图。珍珠，至宝也，却成了罪恶之源。珍珠何辜？珠民何辜？一定得“以人易珠”吗？

珍珠城下，所埋没的是累累残贝，更有万千珠民的血泪和冤魂！

为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，百姓的血泪冤魂，又岂止在珠城！

每次来到这里，除了沧桑巨变带来的震撼，更有一种恐惧，这便是面对奉命到这里监守采珠的太监。

明代是严禁自宫的。明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十二月就有自宫者50余人赴礼部，按现在的说法也算是集体上访吧，要求进宫当差，结果被枷项示众。第二年冬，又有自宫者四五百人集聚起哄，闹闹嚷嚷要录用进宫，结果皇上传旨：“各杖五十，押送户部，如例编发海户当差。是后有再犯者，本身处死，全家发边远充军，礼部移文天下禁约。”即便严厉如此，也不能禁止自宫求进者。有强权，就有利诱，就必然有人格的扭曲；强权之下，重利之前，要保持健康健全的人格，难着哩。现如今，一些人为了升官戴乌纱，也同样的无所不用其极，大搞权钱交易不说，像湖北张二江的一个手下，还荐出自己的老婆去做“爱的奉献”。有的虽然没有献出自己的老婆，却公然献出自己的人格，为一官半职而委身求进，心甘情愿去当精神上的太监。今人尚且如此，那年月能到皇帝身边工作，进机关，食官俸，还可以拥权用事，实现一步登天，有排队割阴茎这样的奇闻，不管真假，实在也是一件寻常事。

区区采珠太监，也有一碑纪存，却怎么也想不通。

我见到的有两块碑，一块是“黄爷去思碑”，一块是“李爷德政碑”。原说两块都是太监碑，其实有谬。据考，这“黄爷”是钦差镇守广东洞洲游击将军黄钟，说得上是铮铮铁骨的男子，他镇守地方有功，立碑以祀，是说得过去的。而这“李爷”，即为采珠太监李敬，货真价实的阉臣。李敬作恶一方，劣迹斑斑，《合浦县

志·事纪》(民国本)载：“神宗万历二十六年，遣御马太监李敬开采珠池，其法官六民四，官之六进上，民之四为船户采取工食，而里下私派不与焉，民不堪其苦，其供应太监及差随员役。又各府协帮银两万两千四百两有奇。官民大困。”还说李敬寡廉鲜耻，“天霁而雨，时谓天泣”，天怒人怨，按理是不该为其立碑的，要立就立秦桧一样的耻辱碑。但现在，两碑同在，规格、年代似乎也差不多，什么意思？审读李敬的残碑，碑文的许多文字已失，而“闻开采之际，珠官一至，百姓远徙，近海百里绝无烟火”几行却完好无损。本来是坏事做绝，却还有人为其立碑，该不是为权势者饰吧？

站在太监碑前，苦苦思索，难解其衷。他作为钦差，奉命监守采珠，权力天大，本是美事，趁机搜刮民脂民膏不说，光那圆溜溜银灿灿的珠子，私藏个百斤千斤，装他几大麻袋，挑那大的圆的亮的就拿，分送红颜知己，博千金一笑是没问题的。而身为太监，又哪来红颜知己？纵有知己，花容月貌风情万种又有何用？我甚至在想，皇帝老儿也真想得绝、做得绝，千官万官他不派，再有本事、再皇亲国戚、再托门子也不行，他认为只有太监才可靠，才适合干这差事，这样才保得住这奇珠异宝不轻易流落民间，才不会玷污了这贞洁之物。这样的珠子，放到后宫才算清净，才放得了心。想想也是，太监为了进宫，连自家命根子都可以不要，也应该是最可靠的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最靠不住的，往往还是这些卖身投靠的势利小人。上下五千年，泱泱大中华，这类人物还少么？

关于太监外放，专权一方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明令禁止的。他在宫中立一铁牌，上书：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。”对宦官之祸，他可说是洞察秋毫，深恶痛绝。内宫就是内宫，在主子身前身后，干点贴身服务可以，可劲地“喳！”就是了，还要跑到台前指手画脚，狐假虎威，作威作福，肯定要坏事。而外放当政，更是弊端多多，狗仗了人势，还有不作恶的？但朱元璋明禁之事，他的后人却没当回事，铁牌当了废纸，让太监们得以潇洒走一回。就钦派太监亲临监守采珠事，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，斗胆上书言事。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富写了一篇《乞撤内臣疏》，直陈太监专权之弊，明确提出采珠事宜就由地方长官统一领导得了，把太监撤回去：“若谓珠池乃宝源重地，宜委内使，

但内外皆皇上臣子，倘重内而轻外，诚恐倚势为奸，专权滋事，害有不可胜言者。”作为地方官员，要参掉皇帝外派的心腹太监，虽有证有据，据理力陈，说的都是事实，真心话，也得有天大的胆才行，弄不好自家脑袋就先搬了家。好在林富没有被罢官斩杀，也没有永世不得翻身。若干年后，他的孙子林兆珂，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大才子，还被派做了廉州知府，委以重任，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。

如今，这座喧嚣一时的珍珠城已是一片废墟，杂草丛生，破败荒凉，珠贝残壳，累累盈野。不远处，原来还有一小段一两米高的墙心，久经风雨的剥蚀，人们的挖掘和猪牛的践踏，使其如一堆死寂的坟墓，不仅丝毫未见古城雄风，甚至连一点城郭的痕迹也难以辨认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珍珠城南门，是前些年在原址大体按原样新建的，残存的一段土城墙心被包在里面，便算是封存了的珍珠城，便算是对珍珠城的保护。

面对如此珠城，说不上是悲哀还是遗憾了，然心头是沉重的。

我在想，如果当年的统治者有点远见，有点经济学头脑，走一条以珠兴市、以市兴城、以城养珠、珠兴城旺的路子也还是不错的，没准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珍珠名城了，珍珠产业已高度兴旺发达。可惜的是，皇帝是一个权力无边的统治者，却不是生产组织者，他依据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强权逻辑，只是掠夺、收取、享受、挥霍，至于如何组织生产，是否会造成种源的枯竭，他老人家就没空管了。正是在这里建起珍珠城，过度捕杀珠贝，才使这里的南珠濒临绝境。不是远徙他处，而是种群生存体系的严重破坏。所以，说珍珠城毁于战火兵荒，还不如说是毁于掠夺性采珠的本身！珍珠采光了，珍珠城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毁于一旦是必然的。如果这里的采珠业兴盛不衰，海底宝珠采之不竭，珍珠城即使毁了也会重建。

认真审视这依原样建起的珠城一角，与别处的古城似乎没什么两样，也一样高耸的城墙，一样青紫的砖，即使是仿制品，也一样的透出森森杀气。古代的城堡无不如此，壁垒自己，固城以守。但有了城就能长治久安？就能无所畏惧？设想是这样，否则我们的先辈就不会那么热衷于造城了。站在珍珠城废墟前，遥想

它的兴衰与最终的没落，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，更有一种逝者如斯夫的悲怆与无奈。这里该不该建城？珍珠城有没有存在的价值？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集中在皇帝那里，他要在这里建一座城根本就用不着可行性研究，说建便建就是了。世无长城，不是建起来了吗？世无大运河，不也修起来了吗？那一年，乾隆爷打猎来到一个叫承德的地区，感觉还不错就建起了至今仍风光着的承德避暑山庄。也不管离京城有多远，车马来往是否方便，是否得民心，他想建就建。一个区区珍珠城，建起来就太容易了。何况，这里还有价值连城的海中至宝——珍珠呢。

1964年，田汉来到白龙，来到珍珠城。在这里，这位著名剧作家、老诗人似乎也感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，挥笔留下了“碧浪曾翻千斛泪，夜光能换几餐炊”“方城有址堆残贝，古寺无踪剩断龟”等感人诗句。呜巍巍珍珠城，仅剩残贝断龟！不过，有文坛巨匠亲临凭吊，也算是古城的荣幸了。

历史上，我们有过许多辉煌，都已远逝，逝去一个区区珍珠城又算得了什么！一座城的衰败，关乎军事上的攻防，鼓角声隆会伴随惨烈的灰飞烟灭；生态的失衡也会带来自自然界疯狂的报复，光有其城而无所依存，也必将导致最终的颓然失存。看看我们的脚底下，已深埋了多少城池！城兴城废，有人的智慧与勤勉，也有人的失算与造孽。我们许多所谓的辉煌，无不以百姓的牺牲为代价，无不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。现存的大运河是这样，万里长城是这样，那些“辉煌”的遗址，坍塌的废墟，哪一处不是这样？辉煌的背后，更多的是惨绝人寰、罪孽深重的绞索和皮鞭，是不尽的血泪和冤魂。

这样的辉煌，远逝也罢！

令人欣喜的是，近些年来，这里的珍珠业已是红火旺天，养殖、加工、营销，都在蓬勃兴起，仅珍珠年产量就达数吨之巨。一位老珠农，经十多年潜心研究，还育出了佛像珠。走进北海、合浦的大街小巷，到处都是经营珍珠产品的门店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人们养育了珍珠，珍珠养活了一方百姓。珍珠城没了，珍珠业却发达了。这种景况，要是让当年的皇帝、李太监们看到了，不知会有何感想？这不只是一种无情的嘲弄，也是历史的必然。

历史是不能僵存的。历史具有一去不复返的特性。但历史也不只是历史。这便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白龙珍珠城遗址，有了人们“热风吹雨洒江天”的万千感慨。